

## 到江南去

□向迅



秦淮河今貌

二十余年前,央视有一档电视诗歌散文栏目。某一日,语文老师竟破天荒地把上课时间拱手相让,让他们观看了一期。那一期播放的是散文,文章标题是什么,作者姓名谁,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诗意飞翔的文字和亭台轩榭、九九女儿红、佩剑侠客等画面,至今仍有印象。语文老师此举的初衷,当然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学审美,更是为了他们能写好高考作文——他肯定没有预料到,这节特殊的语文课将给一个学生的一生带来深远影响。

彼时的鄂西山区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连接外部世界的只有两条国道线和一座与寻常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的机场。生活在这样的山区,犹如生活在一口深井中,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会从事什么工作,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换言之,没有一个人能清晰地描绘自己的未来。但是在这节语文课上,一个词连同这个词背后的广阔世界,像一颗荷花的种子,在这个学生的心底扎下了根。这个词,就是“江南”。

为了完成长篇纪实作品《考洲洋》,我又来到九莲澳采访。

九莲澳是我一直牵挂的地方。九莲澳在广东惠东县港口大星山脚下,又名“海龟湾”,在这里已经成了中国唯一的国家海龟自然保护区。

我行走九莲澳的村道,发现九莲澳变了。乡村振兴,改变了山,改变了海,渔民的脸上有了光彩,村子也有了气派。老村子不见了,老熟人不认识了,门前的沙滩早已变成深海。美丽乡村九莲澳,新房与旧房交相辉映。村主任告诉我,现在村民都在做民宿生意。渔村崛起了一栋栋民宿,昔日贫穷的渔民今天成了楼主;当年离乡的渔民也纷纷回来建房办民宿。新的生活,新的气象,九莲澳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海莲,曾经是这个村的村干部。我控制不住自己对她的思念,她生前的模样总在我眼前晃动——苗条的身材,瓜子脸,浅浅的酒窝盛满了热情,小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笑起来下巴尖尖的美丽、大方,束腰挎枪、英姿飒爽的形象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回想那个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在惠东县的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我结识了海莲。当时她是民兵营长,我是知青代表,我俩是参会中最年轻的。我俩同住一间宿舍,有说不完的话。她告诉我她家在大海边,邀我一定去她家看海。我满口答应。

不久,我收到海莲捎来的一袋鱿鱼干,我也给她寄去一筐新鲜荔枝。于是一来二去,我俩礼尚往来成为好朋友。

受海莲的邀请,我第一次去九莲澳。经过大巴车3个多小时的颠簸,我终于来到港口镇车站。海莲早就到了车站等我,我们一路有说有笑,海莲边走边介绍这里的风光。她带着我从后门进入她家的厅堂,沿海的渔民村都有一股浓浓的腥臭味。她家厅堂的正门是大海,望着她家大门外浩瀚的大海,我也心潮澎湃。与海莲爸爸打过招呼,我迫不及待地去看门外那一望无际的大海。正午的太阳为大海染上一层金黄的色彩,金色的浪花在海面上跳跃闪烁,海浪声阵阵。我自言自语地说:“声音好大啊!”海莲的弟弟腼腆地抢着为我介绍,说:“现在算是风平浪静,等到刮台风时,海浪会高过屋顶,浪声比雷声还大呢!”“是吗?”我惊讶地看着他。

海莲爸爸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穿着旧时的黑色绸包头裤,脸色黝黑且布满皱纹。这是一个老实憨厚的渔民,脸上始终含着微笑为我准备午

餐。他说:“阿妹饿坏了吧,一会儿就吃饭。”饭桌上摆满了我叫不出名字的海鱼、焖炖煮出的不同菜肴,夹杂着芹菜、蒜叶的香味不停地飘进我鼻中,使我更是饥肠辘辘。海莲爸爸连连叫我吃鱼,怕我不好意思夹菜,还不停地夹菜放在我碗里。他们对我热情周到,让我过意不去。

晚饭后,海莲到大队部去了,我依然坐在门槛上望着大海。海莲的爸爸指着远处告诉我,对面就是香港,从这里坐船1个多小时即可到达。晚上,海莲及一群姑娘在门口的沙滩上嘻嘻哈哈,就像《渔家姑娘在海边》唱的一样。海莲爸爸和弟弟陪我坐在门槛上闲聊。门外沙滩上躺着、坐着的都是左邻右舍,他们铺上席子,老老少少晚饭以后就坐在这里望海纳凉,边补网边聊天。邻居们都好奇地与我打招呼,有的向我打听县城的事,海莲的姑姑也来凑热闹。海莲悄悄地向我介绍,这个姑姑是“驳脚”的,驳脚就是填房。不久,民兵营长海莲带着民兵巡逻去了。驳脚姑姑告诉我,海莲很小就没妈了,她从小就很小能,家里家外一把好手,这个家幸亏有海莲啊!我点点头,因为我早就了解了海莲的能干。

第二天清早,我到村外的草寮去解手,当时的渔村都是这样,全村只有一个或两个厕所,每天早上都要排长队。回来时,我漫步在沙滩上,欣赏着海上日出。

突然,有位坐在远处沙滩上的英俊少年向我挥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海莲的弟弟。他在收听电台,说:“姐,我放一段你听听。”他又捣鼓了老半天,一段优美的粤剧旋律从收音机里飘出来,是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唱得太好了,一听就会如痴如醉。我痴痴地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悲惨的爱情故事,却想不明白梁山伯与祝英台年轻时就愿意为爱人舍去生命,何必呢!不是有一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吗?这首歌这么好听真是神了。他见我听得入迷,就说:“姐,如果你喜欢听,我托人从香港买一套送你。”

那次我回县城时,海莲爸爸拿了很多海产品让我带回去,他一样一样地为我介绍那些海草海带要怎样搭配着吃对身体才有好处。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九莲澳还没成立海龟保护站,上岸的海龟由生产队管理。某天,海莲带了很多海龟蛋来我家做客。看到那一个个乒乓球般大小的蛋,我们全家都很好奇。她说现在正是海龟下蛋的季节。九莲澳的沙滩沙质松软,每年7月至9月就有洄游来此沙滩产卵的海龟。每天晚上月亮爬起来的时候,海龟就上岸

眼,并在心底念叨:到江南去。

事实上,在那一段漂泊生涯中,他也是去过一趟江南的。那是怀揣着改变命运的秘密,从长沙出发,辗转故乡省会武汉,赴南京参加的一场考试。那是个落着冷雨的秋日,抵达位于玄武湖边的南京站之后,他打了一辆的士,在迷宫似的高架穿城而过。满天黑云压城头,冷雨淅淅沥沥落着,所见皆为铁灰色,好像整座大城都蒙着厚厚一层布,他心底难免戚戚然,甚至无端地感到一丝压抑。这不是江南吗?怎么与多年前在电视节目里见到的那个江南,与多年来想象的那个江南,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晚在旅馆里也没有睡安稳,翻来覆去,不曾有雨打芭蕉声和琵琶声入梦来。这是一场毫无把握的考试,他只不过是想碰碰运气罢了——次日考试完毕,预感得到验证,多少有点惆怅,有点落寞。真是秋风萧瑟天气凉啊。为了告别,也为了纪念,他到风月无边的秦淮河畔逗留了大半天。

夫子庙游人如织,东西南北口音皆可见,寂寞如他,在秦淮河的画舫上,听着船娘唧唧呀呀的歌声和玻璃一样清亮的桨声,却也是想到了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这条河后所作的那两篇同题文章。虽然早已换了人间,但旧梦的影子依然在绿玛瑙似的河水中浮动。谁叫那是一条从李白、刘禹锡、杜牧、苏轼等人的诗词,从金陵十三钗的传说和众多不朽文章中流出来的文学之河、香艳之河呢?难以解释的是,明知道茴香豆是绍兴的才算正宗,可他还是鬼使神差地在乌衣巷口的一家店铺买了一袋。多年之后,他仍不忘对从外地来的友人提起,当年秦淮河边的一海碗鸭血粉丝,是怎样暖了一个失意旅人的肠胃。

或许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让从江南折戟而归,重新回到前途无望、被无聊透顶的工作纠缠着的他,依然会时时念起:到江南去。到了

这时候,他其实已经明白,这一愿景对他而言,不一定非得实现,因为这个念头早已等同于一束从屋顶的瓦亮里漏下来的光,一朵能给予他慰藉、能给他带来某种动力的云。就像你独自在漫漫黑夜中埋头赶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怕虎后怕狼,却在不经意间望见了一颗熟悉的星星,顿时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好像它一直在默默地陪伴着你。你很想对它说:原来你一直都在啊。就是这种感觉。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十年前,已至而立之年,正要与过去做一个决断的他,恰好抓住了一次天赐良机,于是毅然辞别长沙,投奔至苏北的一座小城。这是一座特别适合现代人隐居的小城,每日暮色降临之后,周遭旋即安静下来——小楼春秋,自成一统,真正可以过上五柳先生描述的那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生活。他自然有在此结庐终老的打算,但此地距离江南也就三个小时的车程,于是,“到江南去”这个声音又在春雨绵绵的夜晚像猫爪子一样挠着他。可江南哪里是想去就能去的,人间路长,江南路远啊。没承想,两年之后,他真的就去了江南,且所去之地,正是六年前他去过一次考的南京。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某一天,同事整理资料时,竟翻找出他六年前“赶考”时提交的一沓材料,并把这事说给他听。他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独自在秦淮河边借酒消愁、失意落魄的穷小子,想起他二十年来对江南孜孜不倦的向往,自然也想到了多年之前的那节语文课。那节语文课给予他的教诲,恰如他现在正读着的一本小说所说:“我坠入了一个梦,在那里,一切从头开始。看见那幅画,我以为自己撞见了过往,而实际上我正在与未来相遇。”是啊,在那节语文课上,他的生活正从头开始,他正在与未来相遇。

一晚不可。

改革开放后,海莲嫁人了,生了二女一男,生活逐步好起来。这天,海莲跟随丈夫为新房落成搞清洁卫生。在二楼,她掀起袖子,习惯性地蹲在地上由里往外擦地板,这是她的风格,家里总是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她嘴角带笑,心里憧憬着。他们家世代是渔民,本是不准上岸居住的“置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终于能够上岸居住了。改革开放后,她丈夫经常随船去香港跑运输,家也富起来了,钢筋水泥房也有了。她半跪着边退边擦地,忘记了阳台边还没做栏杆,忽然脚一空便从楼上摔下去。随着一声巨响,头部重重着地,她昏死过去,经抢救无效,不幸英年早逝。

我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已经是好几天后了。我急急地来到海莲家,现在这家里只有海莲爸爸一个人了,我为这个孤独的老人万分难过。我忍住泪水,望着他脸上的条条皱纹久久无语。他反而安慰我,叫我不难过,说:“海莲不在了,你出差到港口就来家里坐坐。”在海莲丈夫的家里,她3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才8个月。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我泪流满面,提出愿意代为抚养小女儿。海莲丈夫不答应,说再艰苦也要把孩子抚养大。

此后,我每次去港口出差时,必定去九莲澳探望海莲的父亲。那天,在暗街见到我,他很高兴,叫我到家里去,说在香港的海莲弟弟托人从

了。看海龟下蛋要躲起来偷看,不能被母龟发现,否则它连蛋都不生就跑了。海龟生完蛋后,会用沙子将蛋掩盖起来,然后不再管“孩子”,自己就溜回海里去了。次日早上,生产队队长会带领村民去沙滩挖海龟蛋,然后按社员出工来分配海龟蛋,每个劳力每天分5个,劳力多的吃不完就送人或拿到街市卖,卖不完就放盐腌着晒一两天,可做汤可煲粥,病人吃了身体恢复快。这里有时海龟下的蛋很多,生产队分不完的都送到港口公社医院给病人吃。“有机会我带你们去看海龟下蛋。这太神奇了!”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她边说边将海龟蛋用清水洗干净放锅里水煮。真香!邻居们也来看热闹和品尝。海莲回村时,我父亲把家里的高凳矮凳等木制品捆好托运让她带回家,这些用品都是海边人最缺的生活工具。

我分配工作后,第一次出差到港口公社,登记好住宿,放下行李,就到九莲澳探望海莲一家。海莲父女一见到我,高兴极了,非要留我住

初来乍到,囊中羞涩,他只能和过去一样,蜗居在出租屋里过活。但奇怪的是,那种多年来像无形的藤蔓植物一样缠绕他的漂泊感,竟忽焉没兮,竟也睡得踏实。一个声音告诉他,你再也不会投奔其他城市了。庚子年春,他在鄂西山区被困三月之久,回南京后,即着手考虑购房事宜——这三个月的生活,让他意识到,他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回到故乡了;后来的变故,他更是怕回去——经过一番利弊权衡,他最终把家安在了浦口。浦口虽在扬子江之北,可气候依然是江南的气候。当年在电视节目里见到的亭台轩榭、九九女儿红和佩剑侠客,当然不是假的,它们存在于秦淮河畔,存在于那些有名的、无名的古镇,存在于人们对江南无尽的诗意的想象之中: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他当然明白,尽管在南京落了户,却是难以把这座“六朝古都”称之为第二故乡的。故乡,大抵只是像他这种在乡镇出生、长大的人所拥有的一种特权。你见过把北京称为故乡、把上海称为故乡的人吗?但他又想到,故乡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不单单指向那巴掌大的一块土地或是父母所在之处,而是涵括了这块土地上的风物风俗、人情世故、家族血脉,以及这里的风、这里的雨、这里的云、这里的气息等等。若是如此,他还是可以把江南称为第二故乡的,而他的孩子就不一样了。

记得给孩子上户口时,他故乡所在县的名字,被户籍警填写在了户口簿中“籍贯”一栏,而不是“出生地”一栏。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孩子是在南京出生的。他想想,孩子长大后,若被问及故乡何处,肯定不会想到遥远的鄂西山区,只会想到南京浦口,想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

到江南去,不再是一个念头,而是往后余生都在此地了。

香港带回一个小录音机和几张唱碟给你。海莲弟弟回乡探亲越来越方便了,这是多大的安慰啊!此后,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优美的旋律就一直在我缓解着我写作的疲倦。

有一次,我去香港考察,业余时间便给海莲弟弟打了电话,我很想见他。比我小两岁的海莲弟弟有点老态,几十年的光景这么快就过去了。我当面感谢他送我的录音机和唱碟《梁山伯与祝英台》。他有点羞涩,说:“那时我知道你喜欢听粤剧,承诺过送你,说了就要做到。”临别时,他送了一枚戒指、一条金项链给我。我不肯收,他抓着我的手,要我一定收下,这是替他死去的姐姐送的。他鼻子红红的,眼睛分明有泪珠。我们挥手告别,两人心里都很难过。海莲弟弟60多岁退休后,回内地买了房,给老父亲送了终。

我采访来到九莲澳,顺道来到其中的一家民宿——这是海莲生前的家。这个称呼我“姐”的女人,是这家的女主人,当了3个孩子的后妈。她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自己还生了个男孩。现在,她与儿子在这里住,丈夫在县城协助接送孙子,两个女儿在惠州买了房子——他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的确控制不住自己对海莲的思念。世事无常终有定,人生有定却无常!海莲走了,海莲父亲和海莲弟弟也都相继去世。我合着双掌在心里默默祈祷:岁月静好,海莲一家在天堂可好?

## 九莲澳的浪花

□林丽华



九莲澳沙滩上向海而行的海龟